

《某傻子的一生》和《金阁寺》的悲剧意识

方英

(湖南大学, 湖南省, 长沙市, 410082)

摘要: 芥川龙之介和三岛由纪夫作为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代表作家, 其作品表现出日本战前和战后的一脉相承的思想意识, 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 作家将个人哲学与社会洞察写进作品中, 既有个人的风格又包含时代的特定悲剧选择。本文通过对《某傻子的一生》和《金阁寺》的文本细读, 发掘伴随着“菊与刀”式的日本文化, 其中包含的悲剧意识。作家隐含在文本中的自我言说, 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的隐忧, 继而对社会现状的深深绝望, 作者在做出自杀选择的背后, 所诉诸的痛苦中挣扎的自我。

关键词: 某傻子的一生; 金阁寺; 悲剧意识

中图分类号: J975

文献标识码: A

芥川龙之介和三岛由纪夫作为日本现代化阶段中独特的作家与思想家, 两者在自白式文章中展示出的徘徊与苦闷、个人化的思索与偏执, 既是现代化进程中裹挟在时代中的个人对于现实局面所感到的无法逃脱的苦闷与压抑, 也是人在生命历程中必经的对于人生意义的自我怀疑与痛苦挣扎。《某傻子的一生》发表于1927年, 作为芥川的遗稿, 小说浓缩了芥川人生的五十一个片段, 碎片化地反映出芥川在病痛交加中对于未来的恍惚不安; 《金阁寺》于1956年开始连载于《新潮》杂志, 战后古刹金阁寺被毁的现实促使三岛以小说来揣摩纵火者的心理, 对于主人公沟口幽暗心理的刻画描述中, 透露出日本民族战后的幻灭意识和悖反心理。

芥川和三岛透过内心独白式的心灵探幽, 发掘出日本民族战前和战后的心理变化, 两者的文章都透露出艺术至上的取向, 上世纪20年代芥川冷峻疏离地看人生, 对于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不满与批判, 至50年代三岛对于美丽与毁灭的极致书写, 及战后民族变态心理的展现, 两者显示出明显差异的同时, 又展现了日本民族情感的过渡。透过现代化处境中的个人人格的分裂与倒错, 表达出作者独特的哲学思考, 展现出日本文学乃至文化中贯穿始终的“菊与刀”式一体两面的矛盾心理。

一、情绪: 对现实的否定和对人生的绝望

《某傻子的一生》被看作是芥川对于自己人生的总结, 描写了“他”由希望、挣扎探索至幻灭的痛苦经历。宫本显治在《败北的文学》中谈到: “《某傻子的一生》是更为痛苦的历史。这部作品在形式上有着芥川其他作品中所没有的激烈, 他将诗人般的张扬和受伤的主观疯狂地写入作品。”^① 这篇小说记述了“他”惨淡而败北、必然走向毁灭的命运结局。“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② 将此看成作者的心灵独白, 芥川在对于艺术的炽热追求中于痛苦中挣扎, 对于人生充满迷惘与怀疑。发疯的母亲与担忧发疯的遗传使“他”感到生活在压抑的环境中, 展望人生却只希冀抓住短暂的火花, “先生病危”的电报揣在“他”大衣内而耳边却听到工人的歌声, 外界是欢乐的消息而心中却怀着先生逝世的悲痛, 这种“欢乐的痛苦”时时隐匿于生活中, 在矛盾的处境中芥川对于所经历的现实所感到的徘徊。作为个体找不到自己归属的这种身份迷失, 进一步导致芥川对于自我认知的痛苦, 在身体病痛的折磨下, 他只好垂头应付着生活, 生命于他好像只留下两条可走的路: “他的前途不是发疯就是

^① 邱雅芬编选, 芥川龙之介研究文集[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20.

^② [日] 芥川龙之介著, 文洁若等译, 罗生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307.

自杀。”^①

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经历过明治维新后的资本主义上升期、现代化工业的高速发展，同时也逐渐突显出社会累积的弊病，昭和二年的金融恐慌使芥川在时代的快速变迁中敏锐地捕捉到自己的不合时宜，《某傻子的一生》中记述了长男出生的无意识——没有选择双亲的权利，命中注定有“我”这样的父亲；报社工作对于他自由的限制与劳力的压榨；养子的身份使他囿于拘谨的家族生活……种种经历都使芥川感到人生的被动与悲哀，芥川纤细而敏锐的观察力无疑注视到社会上的种种怪相：人情的淡薄、势利的相争、对于劳力的剥削……经济的危机使他看清社会对人的异化，《某傻子的一生》不仅是对于作家个人生平的碎片化回顾，还以细小的片段展现出现代化发展中“没有恶意的杀人”对于蓬勃生命力的残酷抹杀。芥川间断的道出他对于现实的不满，在荒诞的人生意义追寻中实则缺乏拥抱新时代的勇气，对于未来前途只感到浓重的绝望与虚无。

芥川对于抗日战争前日本社会弊病与昏暗现实的洞察，显得过于清醒而又悲哀，芥川将自己称为“某傻子”，这种自嘲的称呼背后隐含着作家对于时代的整体控诉：一个人自出生以来便注定悲剧的一生，时代赋予个人生存发展的沉重枷锁。而倾注三岛由纪夫个人美学的《金阁寺》，则体现出战后日本民族畸形心理的幽微，尽管纵火者沟口和三岛本人并无直接相似性，但三岛借沟口的心理转变：因口吃的天生缺陷所衍生的罪恶想法乃至对于金阁极致之美烧毁行为，表达了三岛对于战后纷乱社会的焦虑与人生价值不确定的惘然。

《金阁寺》的主人公沟口从贫穷的乡下来到金阁寺出家，自小对梦中金阁产生美好的想象，那月色照耀下的闪闪发光的金阁一直是沟口心中理想的极致之美的存在，沟口终日沉迷于金阁之美，到金阁寺出家后虽只能远远地望见金阁的身影，但金阁的光辉始终照耀着“我”。天生的口吃使“我”感到同外界社会的隔绝，“我”对有为子爱慕的被拒，使“我”憎恶见证过“我”耻辱的人，有为子也嘲笑着“我”天生的缺陷，对“我”的态度充满嘲弄，沟口心中燃起希望有为子死去的邪念。青春里爱恋的无疾而终使沟口陷入同外界社会的仇视之中，口吃使他在表达自己内心世界想法、渴望同外界沟通时形成阻碍，每当他想要和现实世界进行交流，倾听者也会因不耐而表现出烦躁来，这一天生的隐疾使“我”不与外界世界发生联系，并在封闭的内心屏障中日益建构起对金阁超脱之美的渴望。外界对于患有口吃的“我”是残忍的，但来到金阁后，与鹤川这样一个温和善良少年的相遇，使“我”感到被接受后的如释重负，鹤川告诉“我”：除去口吃外“我”仍是作为独立的个人而存在。鹤川对“我”的接纳使“我”幽暗卑劣的想法得以过滤净化，在“我”和鹤川一起观赏金阁时，我感受到金阁离我如此的亲近，不再是脑海中幻想的影子，而是感到与这外表坚固美丽金阁间的和谐，感受到同外部社会平等的关系，无论是口齿伶俐的鹤川还是患有口吃的“我”，在注视金阁时，都在共处中感受到战争局势下每个人的平等。但这阻隔的消除是短暂的，鹤川逝去后“我”遇见了恶友柏木，柏木的人生哲学使“我”大吃一惊，并在为恶中发现作恶的快乐与满足。“我”在美国军官的教唆下踢了孕妇的肚子却没有被方丈责罚，“我”跟着柏木拿着学费逃课去狎妓，最终克服金阁对“我”心理的制衡同女性发生了关系。在为恶的途中“我”感受到外部社会对因“我”的行为而产生的反应，对于压抑着“我”的现实的强烈不满促使我自己成为为恶者本身。

沟口对于人生的厌弃在为恶中得到快感，对于虚妄世界不抱美好期望，在看到柏木对于恶哲学的亲身实践后沟口感受到这样一条黑暗道路是克服自己口吃自卑、化弱点为才能的存在。在一系列丑恶的行为中沟口感受到打破美的禁忌的愉快，放下心中的戒律不再被约束而选择向灰暗的现实屈服，沟口对于隔绝自己的现实最终选择同流合污，他本打算在战争中自己和金阁一同走向毁灭，但战争结束后自己变得灰暗卑劣而金阁仍旧闪耀着熠熠光辉，不被尘俗所污染，沟口认为必须毁掉金阁来宣泄心中的不满与对于人生的绝望。这种行为暗含了三岛对战败后日本现状不满的焦虑，沟口认为人生没有什么别的道路可走，唯有与金阁的共

^① [日]芥川龙之介著，文洁若等译：《罗生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323。

同毁灭中才感受到美与恶的平等，执念与放弃的共存。柏木的行为实际是大众感到绝望后对战后日本混乱社会的一种畸形对抗。

二、话语形式：内心独白与分裂的自我

芥川和三岛表达对于战前和战后日本社会现实的不满与反思大多借用人物的心理变化来表现，但在走向绝望的途中，主人公都体现出或多或少的徘徊与不安，一面渴望得救不断探索活着的意义，另一面又甘愿放弃走向绝望，在激烈的心理斗争中最终选择走向自杀或是纵火的结局。

《某傻子的一生》中存在许多人物的对话，对话并无明显的话语发出者，问答往往分不清主体，在模糊的对白中大致了解“他”的生命历程，“他”痛苦的挣扎、对于自杀的摇摆及对于自己身份阶层的矛盾判断。“他”和狂人的女儿幽会却在心里对她只感到憎恶，而在第三十八节中，七年分别后“他”再见到狂人的女儿的独生子时，心里只恨不得把他掐死，这种极端的憎恶与厌烦，与其说是芥川对于他人的态度，不如说是对于自身的厌弃。在对外界的攻击和厌恶中，芥川透过“他”的内心变化实则表达的是回首一生的颓然心态，在自我的反思中越发觉得痛苦，在自卑自嘲的情绪中愈加警戒和伪装坚硬。芥川在叙述自己成长道路中也是清楚自己两难困境的，在三十五节“假人”中，芥川形容自己的如同店铺中的人体模型，生活在阴阳两面之中；小说第三十三节，芥川创作了一首诗来形容自己矛盾的处境：“你比谁都富于理想/又比谁都了解现实”，^①芥川在养父养母的注视目光下拘谨生活，向来以理智清醒、洞察资本主义的罪恶人性而著名，但不可否认他仍对现实充满希冀与美好的盼望，对于波德莱尔、莫扎特、歌德和弗朗梭瓦·维龙等的欣赏是他对艺术充满坚持的探索的表现，芥川的写作字里行间都充满对于细节的周密安排，甚至对于主人公细腻心理的描摹中都显出老道的技巧……这些都是芥川借着艺术的挖掘对于生命意义的维持与探寻，渴望在艺术中实现自我困境的得救。

三岛习惯以逆反的心理来解释人物活动，《金阁寺》中主人公大量的自我暗示也包含了三岛自我独特的人生哲学。主人公在走向堕落与毁灭中实际也保持着自身的清醒，人物总是以自我说服的理念来解释自己的恶行。在见证柏木依靠自己的跛足骗取女人的关心后，“我”感到一阵恐怖，难道这种以丑恶征服世界的方式真的能够取胜吗？这时“我”跑向为人所包围的金阁后获得了宁静，金阁这时作为庇护给予“我”与肮脏对抗的力量。但因金阁那熠熠生辉的庄严模样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使我与女性无法发生关系，柏木指出金阁之美于“我”就好比虫牙，只会令“我”感到痛苦，这种比喻又让“我”陷入怀疑的圈套，随着与老师关系的紧张，我开始践行柏木的哲学，例如在诵经时也故意用鼻音哼哼着诵读，通过这种行为竟使“我”感到心灵的放松与轻快，看到眼前的景色中地狱的影子。“我”的堕落是逐渐的，在为恶的过程中“我”感到心情的解放与不受压抑，从自己口吃的自卑中解脱出来，以自己的缺陷来对抗世俗的规矩，终于产生了为什么总是“我”观赏着金阁，而不是“我”来统治治理金阁的想法。这种观念的巨大转变不仅去除了道德对我的压制，解除了金阁的幻影给予“我”的威压，还斩断了“我”与金阁同命运的亲切。沟口在进行系列的心理斗争与自我安慰后选择在战后同金阁共同毁灭，“我”难以接受战后的金阁仍旧保持超然物外的神圣，“我”渴望战时与“我”同命运、同价值的金阁。小说中多次出现南泉和尚斩猫的故事，这也是对“我”的心理暗示，一方面“我”从小便渴望着见到极致之美的金阁，金阁是超越一切的完美化身，另一方面在金阁成为“我”的执念后，注定了“我”以毁灭的方式来得到金阁殉道于美的命运。

《某傻子的一生》和《金阁寺》中所展现的作为作家的芥川和三岛都是“隐士”和“斗士”形象的合一，也体现出“菊与刀”所象征的看似矛盾分裂实则共生的日本文化。芥川的

^① [日]芥川龙之介著，文洁若等译，罗生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317。

角色定位也是矛盾而分裂的，一方面，他作为中产下层出身的平民作家，拥有着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的天职与信心，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感到羞愧，这种不安的情绪时时笼罩在芥川的作品中，芥川的这篇遗稿以自嘲的口吻道出自己悲凉而阴郁的一生，对于未来发疯的恐惧和病痛的折磨使他长存自卑，但少年的褒奖与才名又让他渴望创作出更多受瞩目的作品，一面认为自己怀着沉重的耻感苟活于世，另一面又在精疲力竭中不断完成写作的创新。而三岛借着《金阁寺》所表现的“倒错美学”，一定程度也是自己战后踌躇人生态度的显现，三岛自幼羸弱的身体使他对男性强健的肉体由衷的赞美，正如沟口患有的口吃使他对外界产生隔绝不再进行交流，他默默无闻将自己的意见看法保留于心，力图掩饰自己的口吃和他者看起来无差，但内心实际渴望着做一名不用多言只管杀人的暴君，寡言使他的观念常得不到表达就被忽略，而暴君的恶行又必定会吸引众人的目光，沟口渴望化弱势为明显的展示，完成从美的瞻仰者到毁灭者的转变，给恶的行径包裹上摆脱心中执念的外衣，从一名无闻于世的小和尚变成举世皆知的纵火者。

三、结尾：“自杀/新生”的自虐式重生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的开篇便提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①不论是莎士比亚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众多作家都对生命意义与生存价值的问题展开追寻，而东方文化中，日本文化所包含的耻感精神使日本国民自杀显得更为普遍。《菊与刀》中指出日本文化中自杀不是懦弱和胆怯的象征，而是勇武和决断的表现，芥川笔下选择自杀的自己是以身殉道弘扬传统的日本武士忠义文化而剖腹自尽。芥川选择终结掉这可笑阴郁的一生，才能获得重新开始的勇气；三岛以戏剧化的方式呼唤对于武士道精神的重建，这种对于自杀即开启新一种生命的隐喻，不仅体现在作家自身生命中，也映衬在其笔下的人物命运中。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已经陷入经济危机之中而日益暴露出工业急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芥川的姐夫因生活的重压选择自杀后，姐姐一家和所负的债款也由芥川来承担，经济上的困顿、身体上的衰弱和创作上的担忧让他陷入更深的自我否定的历程，他咀嚼着自己一生的悲苦经历，认为安于现状是无济于事的，现实留给他的唯有一片虚无，向来不乐意写当时文坛饱受关注“私小说”的芥川，却不得不取材于“我”来架构故事，芥川过早的界定了自己创作上的穷途末路，最终陷于自杀的困境以求解脱。在《某傻子的一生》中芥川认为神最值得同情的地方在于不能自杀，自杀已经是芥川重获新生的途径，他以不反抗来对抗无望的人生，不同于前期《鼻子》《舞会》等物语形式的技巧性作品，芥川后期以私小说的自白和纯洁的感情打动读者，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变，也注定以自杀形成最后的告别。

三岛在《金阁寺》的结局安排沟口在选择焚烧金阁后重获活下去的信念，在金阁光彩夺目的火焰中沟口发觉人生的虚无，在变态的毁灭性恶行后感到去除杂念后的满足，在否定以金阁为代表的人生永恒价值后，“我”便不再有执念，不再为追求靠近金阁而活，金阁之“死”象征着“我”渴望的新生。沟口一代青年在战后的颓废心态，将无处排遣的希望放在金阁这样永恒不变的事物上，借以救疗，实际也是战后三岛消极绝望心态的反应，日本民族的战败使这个国家陷于自我怀疑中。沟口预想的同金阁一同毁灭构成三岛在战后以自杀来殉道日本天皇行为的镜像，沟口在急速奔跑中烧毁金阁时，心中默念道“神阻杀神，佛挡灭佛”，实际也是对日本武士道文化的继承，严格的道义和对心中信念的坚持在沟口对于纵火的行为没有丝毫怀疑，战败的结局使沟口认为社会不需要金阁这般空存虚壳的建筑，战败的悲伤仿佛一点没有蔓延给金阁，它仍旧闪耀着光辉，因而沟口必定以毁灭来发泄心中的不忿，沟口选择烧毁掉金阁的物质实体，却使金阁静态神圣庄严的极致之美成为永恒。可实际上对于妄图放下的执念已经成为烙印残存心间，沟口的行为可能只是一场自虐性对于社会现状的报复，

^①（法）阿尔贝·加缪著，丁世中，沈志明，吕永真译.西西弗神话[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79.

纵火是否真的使他自救,值得怀疑。战后日本亟需进行经济的复苏建设,仿佛又回到战前资本主义鼓吹发展的时期,这样的历史是否只是结局的重演?三岛也只留下疑惑因此他才会大力号召武士道精神的复归,以自剖展示对天皇效忠的精神。

结语

排开作家的身份,作为思想家的芥川龙之介和三岛由纪夫被裹挟在社会剧变中的徘徊与犹疑,我们看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心灵的闪光与不安,投射出混乱时代中个人的兴衰哀乐,情感得失。日本的快速发展,不仅对于我国有建设上的启迪,在思想上,于黑暗中徘徊,龃龉难以前行的现代化个人,也是值得关注的对象。芥川和三岛处于时代交际中看不清自己所处位置的迷惘和悲哀,对于自己道义与原则的坚持,展现的不仅是以自杀被评为失落的败北者,还是心怀希望充满着斗争意志进行号召的呼喊者。日本文化中悲剧意识,让我们重视到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建设的重要性,也对于我国如何营构一个良性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有所启迪。

参考文献

- [1][日]芥川龙之介著,文洁若等译,罗生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 [2][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3]邱雅芬编选.芥川龙之介研究文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4]叶渭渠.“三岛由纪夫现象”辨析[J].外国文学,1994(2).
- [5]张文举.《金阁寺》本事、结构及意义阐释[J].外国文学评论(3).
- [6]王向远.三岛由纪夫小说中的变态心理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4).
- [7]凌燕.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芥川龙之介(1921年——1949年)[D].华东师范大学,2006.
- [8][日]三岛由纪夫著,陈德文译,金阁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of *The Life of a Fool* and *The Golden Pavilion*

Fang Y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Ryunosuke Akutagawa and Yukio Mishima ar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ir works show the ideology of Japan before and after the war. In the process of Japan's modernization, the writers incorporate perso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insight into their works, which contain both their personal style and the specific tragic choices of their times.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s of *The Life of a Fool* and *The Golden Pavil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contained in the Japanese culture accompanied by "Chrysanthemum and Knife". The author's self-talk implied in the text shows the hidden worries abou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nd then the deep despair of the social status quo. The author's self struggles in the pain he resorted to behind the suicidal choice.

Keywords: *The Life of a Fool*; *The Golden Pavilion*; Tragic consciousness